

中国抉择

美国为什么应与中国分享权力

Wh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hare power with China

THE CHINA CHOICE

〔澳〕休·怀特 著 樊 犇 译

013067743

D822.371.2

66

中国抉择

美国为什么应与中国分享权力

Wh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hare power with China

THE CHINA CHOICE

[澳]休·怀特 著 樊 犇 译



世界出版社



北航

C1675230

D822.371.2
65

图字：01-2012-7538 号

THE CHINA CHOICE: 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
by HUGH WHITE

Copyright:©2012 BY HUGH WHIT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ACK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WORLD AFFAIR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抉择/(澳)休·怀特著;樊犇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8

书名原文: The China Choice

ISBN 978-7-5012-4501-7

I. ①中… II. ①休… ②樊… III. ①中美关系-研究

IV. ①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7832 号

书 名

中国抉择
Zhongguo Jueze

作 者
译 者

(澳)休·怀特
樊 犇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王瑞晴 蔡金娣
刘 喆
马莉娜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电 话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010-65265923(发行)
010-85119023(邮购)

网 址
经 销
印 刷

www.wap1934.com
新华书店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700×1000毫米 1/16 16印张
132千字
2013年9月第一版 2013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4501-7

定 价

ISBN 9781863955621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001	第一章	艰难的抉择
015	第二章	美国在亚洲
039	第三章	中国：实力与雄心
083	第四章	军事平衡
107	第五章	亚洲环境
135	第六章	美国的选择 美国的目标
155	第七章	对抗的现实
173	第八章	亚洲协调机制
209	第九章	与中国打交道
237	第十章	总统的演说

第一章

艰难的抉择

| A HARD CHOICE

美国和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两个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两国经济相互交织，日常商贸往来总体运行良好。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一股对抗的暗流也在强劲涌动，两国的长期关系因此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这种状况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中美两国能否找到一种和平共处的方式，抑或变成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敌人？亚洲能否实现更为长久的和平与稳定，还是因冲突而毁灭？答案远远谈不上清晰。和平与稳定肯定是有可能实现的，发生对抗甚至冲突的危险也确实存在，何者将成为现实主要取决于未来几年华盛顿和北京做出什么样的抉择。中美两国将不得不决定各自有多大的决心抑制自己的雄心和抱负以适应对方。两国都有可能由于粗率地坚持自己的目标而把两国关系推向对立。唯有携手相互做出必要的妥协，两国关系才能重回合作的轨道。因此，中美两国都负有避免灾难的责任。

本书将要讨论的是美国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美国必须尽

快地做出选择——由于没有及时做出选择，华盛顿和北京已经滑向对抗的边缘，它们越来越将对方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世界上两个最富强国家之间的关系永远是竞争性的，问题在于这种竞争是否还能允许它们相互进行贸易和投资，相互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如果对现状和安全的担心已经达到无法在其他领域进行合作的程度，如果对政治、战略或军事优势的追求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竞争就会变得非常危险。美国和中国已经沿着这条路走出了第一步。尽管两国在大多数公开场合仍能保持克制和谨慎，但它们都在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都在刻意揣摩对方的意图以拟定自己的军事计划，都在寻求其他亚洲国家的支持，都在以越来越对立的眼光看待类似南中国海冲突这样的地区性问题。这种状况持续越久，改变两国关系目前的走向，使其重新回到合作的轨道就越困难。

面对中国，美国将要做出的是它长期以来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最为艰难的抉择。这一抉择非常重要是因为同中国对抗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极为危险，对抗导致的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这一抉择非常困难是因为它不仅会深刻触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

位，而且会深刻触及美国自身的问题。中国引发了这些问题，因为中国同其他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更为富裕和强大。若干年后，中国经济规模有可能比美国更为庞大，从而成为自 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取代英国之后第一个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的国家。有人估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一倍。

中国的财富正在改变着美中关系。常言说得好：归根结底，财富就是力量。美国自身的经历就是一个明证：它的全球霸权完全建立在经济优势之上。现在，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致使战略和政治力量迅速发生了相对的变化，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大大落后于美国，但就长期趋势而言，中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在奋起直追。中国甚至无需超越美国即可对美形成强大的挑战：相对美国而言，中国的经济规模早已超过当年的苏联。从长远看，中国比冷战高峰时期的苏联更令人生畏。在亚洲这个中美势力相互交错的地方，中国享有许多不对称的优势。

中国力量的持续增长迫使美国必须做出前所未有的抉择。过去 50 年，中美关系以及亚洲战略秩序均以中国承认美国的超级力量为基础。这是现实的反映。1972 年尼克松会见毛泽

东时，中国的经济规模还不及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北京当时估计，从自身利益考虑，除了接受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外别无选择。作为权宜之计，中国不得已放弃了亚洲大国的地位。现在，中国强大了，它的想法自然也改变了。中国认为现在它有力量否决它不认可的决定，也有动用这种力量的决心。这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实力决定的。无论自己的国家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或者有多少过失，中国人看待中国的方式和美国人看待美国的方式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国家与众不同，天生注定要承担领导责任。中国人历来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近 200 年来，中国的大国地位被列强剥夺了。现在，中国重新变得富裕而强大，恢复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理所当然成为头等大事。中国人仍然愿意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尽量降低对抗的风险。但是，即使导致冲突，他们也不会放弃恢复大国地位的诉求。中国这样做对美国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美国试图维持现状，避免美中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它就必须做出选择，承认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对美国而言，做出选择的必要性似乎出现得非常突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毋庸置疑的，但还未达到世界领先的程度。

仅仅几年前，一些人还非常认真地把美国说成是新的罗马帝国，他们认为美国无法撼动的实力将使本世纪比上一世纪更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世纪。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这种状况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把美国说成是一个行将衰落的国家的确是错误的，因为美国社会和经济仍然具有活力和革新精神。但是，像某些美国领导人那样认为世界力量的相对格局也难以改变，那同样是大错特错了。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当我们谈论相对实力时，美国的过去只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是现实。实力变化的原因是中国的崛起，而不是美国的衰落。美国对此也无可奈何。

同样，我们很容易假设中国将继续接受目前这种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和地区秩序。中国显然将自己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方面，因此无意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中国也没有显露出某些大国在崛起时期通常具有的意识形态狂热和领土贪欲。为自身利益考虑，中国乐于看到自己的实力和抱负被美国低估。但是，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中国的挑战已经越来越明显，因此，美国必须决定如何做出反应。

总的来说，美国可以做出三种选择：第一，它可以抵制中

国的挑战，尽力维持亚洲现状；第二，它可以放弃在亚洲的统治地位，任凭中国建立霸权；第三，它可以在一种新的格局下留在亚洲——允许中国在亚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同时自己也在亚洲发挥重要作用。许多美国人认为，在上述三项选择中，美国只能选第一项。只有少数人选择了第二项，但这些人的态度随时都会改变。至于第三项选择，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不予考虑。

本书将深入探讨上述三项选择，尤其是第三项选择，以便证明唯有这项选择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许多人怀疑第三项选择是否存在，他们认为实际上只有两项选择。除非美国继续保持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否则这一地区必然落入中国手中，而中国人很可能不像美国人那样宽宏大量。如果这一推测成为现实，美国就不得不在捍卫它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还是将这一地区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于是，维持现状就成为最强大的呼声。

我认为，在今后几十年里，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难以强大到像美国在 1972 年以后那样以一家独大的方式领导亚洲。美中两国都有能力否定对方。指望美国在亚洲保持毫无争议的领

导地位或者担心中国有能力取代美国统治亚洲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的确，无论对北京还是对华盛顿而言，寻求亚洲统治地位的任何尝试都将导致持久尖锐的战略对抗，使双方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并面临打一场惨烈战争的现实风险。在这场竞争中，任何一方都难以获胜，但双方都将承受极易产生的巨大损失。战略竞争自身的能量很容易迸发并迅速达到战争的程度。美中之间显然存在着战争风险，如果对抗升级，战争的危险会随之增长。这是美国对中国做出抉择时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亚洲的未来既不应该是美国占据超级霸主地位，也不应该是中国取代美国。中美可能将彼此间的对抗升级，也可能因相互包容而将对抗限制在一定范围。美国面临的不是在统治亚洲还是撤出亚洲之间做出选择，它要选择的是把中国当做一个战略对手还是一个合作伙伴。

第三项选择包含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是其他两项选择具有更大的风险，它根本不应在考虑之列。此外，这一选择只有在美中双方都愿意相互妥协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双方都会发现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对中国而言，这样做意味着放弃

领导亚洲的希望并且承认美国将在亚洲无限期强势存在；对美国而言，这样做意味着它在亚洲将不再享有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它必须学会如何以伙伴身份同中国合作。此前美国从未同其他任何国家——更不要说同一个与它有极大分歧的国家——如此合作过。但这是美国必须考虑的选择。

近年来，美国出版了大量有关美中关系的著作，但几乎没人深入探讨过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做出选择。大多数作者认为——或是推测——美国将要或者应该继续以某种形式保持至高无上的优势地位，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中国应该如何做出选择。他们中的许多人相信中国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认可美国的绝对统治地位。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将走上另一条路，那就是向美国发起挑战。有些人比较坦率地承认相对实力的变化意义重大，但他们没有细致分析美国应就此采取什么行动。因此，深入探讨美中是否可能很快发生冲突的著作比较少见，而有关美国应采取什么行动防止这种冲突的作品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与此同时，在政治决策圈中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必须并且即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它的绝对优势地位。作为

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美国可以和其他国家商量问题，但不会以平等地位同它们谈判。美国将自己看做是世界体系中唯一的大国。美国按照门罗主义在西半球扮演的角色就是它在这一地区占据优势地位的一个经典例证，或许可以说，美国近几十年在亚洲的独特地位是门罗主义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延伸。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是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阻止它以平等的身份同中国打交道。

这一流传甚广的观点——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是维护它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过去几年，随着中国的挑战越来越明显，美国的政策分析家和领导人越来越觉得同中国发生对抗已经无法避免。“重返”亚洲，将重点从反恐战争和中东转移，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力量以便抵抗中国的挑战，确实已成为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外交政策的主题。

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在堪培拉对澳大利亚议会发表演说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上述观点。这篇演说为奥巴马这次为时九天的亚洲之行定下了基调，其目的就是彰显美国的实力。这是美国总统首次非常明确地承认中国在进行大规模挑战，同时也是美国首次非常明确地做出回应。奥巴马在讲话中先是以

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为框架勾勒出一幅亚洲的前景并轻描淡写地谈论了中国取得的成就，随后做出了结论：

这就是我们在亚太地区寻求的未来——安全、繁荣，每个人都享有尊严。这就是我们的主张。这就说明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我们将同盟友一道动用美国的一切力量追求的未来。因此，我们要明确无误地表示：在亚太地区，在 21 世纪，美国将一直存在。

巴拉克·奥巴马在此发布的政策——或许我们应将之称作奥巴马主义——是非常清晰的：美国将动用全部力量抵抗中国对亚洲现有秩序的挑战。这是一项声明：美国正在对中国做出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对抗。

如果事实证明这确实是美国对中国做出的选择，那么，奥巴马的这篇演说或许将跻身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列。但是，就在奥巴马讲话后不久，有迹象显示，美国政府似乎还有另外的考虑。保罗·肯尼迪早已提出过同中国和解的观点；2012 年 3 月，亨利·基辛格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冲突是一种选择，但不是必然”的文章。在

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基辛格曾明显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中美关系可以不太痛苦地演变成一种新型关系，美国不必做出艰难的选择。然而，在《外交》杂志的文章中基辛格却悲观地警告说，对抗日益加剧将造成各种危险，其中包括战争的危险。“核大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必然会造成难以估量的伤亡和动荡，”他在文章中写道，“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两国必须有相互妥协、共同创立一种新的地区秩序的意愿。”

同样在2012年3月，奥巴马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了一篇纪念尼克松和基辛格历史性访问中国40周年的讲话。这篇讲话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其重要性却非同小可。希拉里讲话的调门和奥巴马总统几个月前的讲话截然不同。她呼吁华盛顿和北京通过谈判协商两国在未来将扮演的角色，并且说这意味着“一种和以前截然不同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要求太平洋两岸调整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我们正在共同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我们将在合作和竞争之间找到一种稳定并且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折中办法。这是